

冯渊专栏·原乡物什

山河故人

小说世情

鸟语·弹弓

情系石头闸

丁杰成

保姆

王明新

遥远的田野里，传来布谷的叫声。那是刚穿单衣的季节，自朝至暮，布谷声声不绝。村庄上空不是泡桐花就是楝树花，它们都是淡紫色的，都是香的，泡桐花大喇叭，甜香，楝树花细碎，苦香。烟囱在树林旁边，冒出青色的炊烟，是稻草燃成灰烬后的气味。

很少有人近距离看见一只布谷鸟，所有人都听过它的叫声。清脆，嘹亮，从天边传来，让村庄显得模糊、悠远，稻田、树林和房子，在鸟声里漂浮不定。它叫得突然、高亢，消失得迅速、果断，没有回音，没有回声。

这些声音在天空深处，在田野尽头，天空是透明的玻璃，布谷鸟尖利的喙敲击着玻璃，才发出这样好听的声音。银河结冰了，布谷鸟尖锐的尾羽掠过冰面，才发出这么好听的聲音。

祖母说，布谷鸟说的是“蚕豆做窠”，母亲说，布谷鸟唱的是“豌豆挂果”，念过书的姐姐说，书上写的是“割麦插禾”。

我到过一个陌生的地方，听到当地人说话，一句也听不懂，我就以为他们像鸟一样叫，只是一个语调、一种声音、一样意思。熟悉了他们的方言，才能分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我们以为每天听到的布谷鸟的叫声是一样的，只有懂得鸟语，才知道它们每天说的话不一样。

蚕豆做窠了吗？豌豆挂果了吗？割麦插禾了吗？这都是田野里听到的布谷声。

镇上听到的布谷声也许是：茶店折扣、菜刀豁口、老板好抠……

如果能听懂鸟语多好啊。鸟在说话，表达它们的欢喜、焦虑、爱与忧愁。听不懂，我们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麻雀是另一种声音，吱吱吱，喳喳喳，它们总是慌慌张张，四处游荡，寻找一切可以栖身的缝隙，做窝，下蛋。

全村只有我家房顶盖的是大瓦，大瓦和椽子之间是油毛毡，那里有薄薄空间，麻雀正好在这里做窝。

常常有刚长出硬羽的小麻雀从屋顶掉下来，它们已经会飞了，但飞不到树上，只能低低飞一两丈路，我追上去，多半能逮住一两只。我天天仰头就能看到麻雀，但手心握着麻雀的机会不多。现在，我的掌心里就有一只。吱吱吱。我学它叫，吱吱吱。它眼珠骨碌骨碌看我，惊惶不安。不要怕，我给你喂米粒吃。

它听不懂，只想从我指缝间溜走，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

如果它能听懂我的话，它就会安然睡在我用高粱秆为它编制的小窝里，吃我为它准备的碎米，喝我从井底打上来的水。它当然可以飞出去玩，玩累了，回到小窝和我做伴。

它听不懂，一个晚上不吃不喝，眼神黯淡。第三天，死在我为它精心编制的高粱窝里。

别人家房顶都是小瓦，小瓦密实，麻雀只能在房檐下飞来飞去，没法存身。那些麻雀就跑到这些人家的猪圈屋顶上做窝。猪圈屋顶盖的是稻草，稻草是温暖疏松的，麻雀能钻出一个窝来。

那天晚上，迪青叔扛了一架梯子到他家的猪圈里捉麻雀。我们都在猪圈内外围观。麻雀在雪亮的手电筒光照射下，四处乱飞，它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迪青叔逮住，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迪青叔说，这些坏东西，将我刚盖好的屋顶翻了个底朝天，我得教训教训它。麻雀听不懂他的话。

迪青叔的儿子咽着口水，油炸麻雀好吃。

我赶紧回家，在桑树底下那个小小的土堆上加了一层土，栽上一棵带刺的仙人掌。

我的许多同伴捉不到麻雀，都能爬树去掏麻雀蛋。他们不吃这些蛋，听说吃了麻雀蛋，脸上会长雀斑。有人善意传播的禁忌并没有让他们远离麻雀蛋，而是将它们朝石头上砸开，溅出一地的蛋黄来，看到蛋清蛋黄粘在一起，就裂开豁牙的嘴，在楮树底下仰头大笑。一只鲜红的楮桃凌空落下，刚好填满他的牙洞。

大家都笑了。

迪青叔有一个铁丝做的弹弓，铁丝外面缠着火红的塑料胶带，他用的不是橡皮筋，而是自行车内胎的红色胶皮，奋力拉满，足有两尺长。弹子是河滩上捡来的小鹅卵石，他不要圆润的，专捡那些破损的，有点尖角的。

树林里有很多鸟。喜鹊、乌鸦、乌冬、白头翁。他熟悉每一种鸟的习性。他在树林边躺下，弹弓枕在脑袋下。

“只要开了弓，树林半天就没有鸟。我得弹无虚发，懂吗？算了，懒得说了，你们也不懂什么叫弹无虚发。”

他一个人也能说话，鸟听不懂，仍然在枝头唱歌。

他看中了一只灰喜鹊。悄无声息站起来，拉开弹弓，对准喜鹊的脑袋，嗖，带着尖角的小鹅卵石飞上林梢，扑簌簌，灰喜鹊从杉树林上空落下，尾羽在杉树新生的嫩叶间刮起一阵淡绿色的烟雾。所有的鸟都飞走了，林子里一片寂静。

这些年，禁止捕鸟，村外树林里全是鸟，每家房前屋后的香樟、竹子、水杉上也都是鸟。迪青叔头发掉光，一只眼睛掉掉，在院子里晒太阳。“啊，吵死了，吵死了，吵得我睡不着。”

他狠狠地朝天空啐了一口。鸟群并不在乎他的愤怒，在他的茶壶上、烟筒上、晾晒的衣服上，拉满了鸟屎。

有些人，同鸟打了一辈子交道，一句鸟语也听不懂。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城市北部的森林公园里又传来布谷鸟的叫声，不是催耕，不是啼怨，是布谷鸟孵蛋前觅偶的歌声，是它们写在林子上的爱情诗行。有人因此说布谷的叫声是：光棍好苦，也有的是one more bottle（再来一瓶），都行，爱情，总是离悲哀和酒最近。

冯渊，望江人。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正高级教师，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2022年起，《文汇报》《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散文海外版》《美文》《飞天》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

村子南边有条河，河的对岸有座闸。每当梅雨季节的连日暴雨后，闸右边的赵庄、双岭、举人庄几个村的雨水，便汇集着沿着山冲的沟沟渠渠，涌向石头闸，再从石头闸流向小河，经皖河到长江。水出闸口的那一刻，形成瀑布，激流溅玉，浪花飞歌，透过云层的阳光照射在上边，便像虹一样七彩纷呈。我不懂得欣赏它的美，却为我创造美而感到自豪，因为建造那座石闸的石头，有一部分是我和父亲从举人庄的晒场上，千辛万苦抬来的。

那个年代，人们推崇“水利是农民的命脉”的英明指示，结合每年因为水灾导致农田受损的实际情况，大队领导经过走访、调研，决定在河边修一条几十米长的引水渠和一座两米宽的水闸，从根本上解决泄洪排涝的问题。

渠和闸，是用石头建造的。石匠师傅根据石头的轮廓，用锤子敲打去多余的棱角，夯实基础，砌成几个平面，再用水泥浆子勾缝，使得整个渠闸，有着传统的古朴与厚实。

石头，是从独秀山石头矿里拉来的，是老家么叔金生，开着大队的拖拉机拉来后卸在举人庄的晒场上。

石头大小不一，且不规则。大的几百斤，小的几十斤，有的像稻箩像水桶像火炉，有的像磨盘像门槛像磨刀石，有的则四不像让人去遐想。

晒场到施工的地方有几百米长的路。从晒场下坡，越过小石桥，经过一截塘岸，便是窄窄的弯弯的田埂。运送石头，板车不行，独轮车不行，只能是两个人借助原始的工具去抬。

石头一卸下来，大队书记和几个队长就目测每块石头的重量，会计把重量数字用墨汁写在石块上；大家研究做出决定，哪个人把石头抬到施工现场，就付给他每百斤七分钱的运费，或者叫工资，每天一结算。

力气太低，活又太重，一般人是不会一顾的，只有力气大得无处使的人，家里精壮劳力多的人家，或者因为家里急需现钱的人，才会揽下这趟活。

因为家里没有食盐和掌灯的煤油，父亲就想和我去抬石头。母亲心疼父亲和我，不停地用破旧的围裙擦拭着布满裂痕的手，一个劲地制止，说父亲身体不好晚上咳嗽合不拢嘴，说孩子正长身子骨不能出过力，说没有煤油照明就问隔壁借一点，说没有食盐就用腌菜水替代一下……父亲表

现出少有的坚毅一定要去抬石头，宽慰着对母亲保证只抬轻的小石头不抬重的大石头；说完，就从门背后抄起那根长的木质扁担，取下墙上那条长长的麻绳，招呼我出了门。

在晒场，父亲总是挑选标有一百斤以下的石块，认真地用麻绳套住，和我一前一后抬着朝石头闸施工现场走去。

道很窄，又下坡又越沟，而且坎坷不平。我年轻懵懂，根本没有看到父亲是几乎把绳子全部挪在自己的一边而承担着绝大部分的重量……

也许是我逞强逞能想表现，也许是我觉得肩上的分量太轻，走得飞快，父亲却跟不上趟，佝偻着身材，用瘦削的肩膀支撑，显得有点踉跄。由于石头靠近父亲，越沟的时候，父亲的小腿被石头碰破了皮，鲜血沁出，像红色的蚯蚓延伸向脚背……

夕阳西下，暮霭四起，我和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当父亲把抬石头的力气递给母亲的时候，母亲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喜悦，而是红着眼圈把那几角钱小心翼翼地收进棉袄的内袋……

其实，父亲让我和他抬石头，根本没有想着让我分担其中的重量，而仅仅只是把我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支点，让这个微弱的支点，伴随着他的负重前行，让他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盼头。

我和父亲抬石头的那一年，父亲五十四岁，我才十六岁。四十六年过去了，每次经过小河边，看见那布满苔藓的石头闸，就想起父亲抬石头时，那气喘吁吁的羸弱身躯，眼里总会布满思念、感伤的云翳……



美丽的草原 李昊天 摄

人间小景

乡村篾匠

张孺学

在老家，王篾匠也算一个远近闻名的乡村手艺人。

还在生产队时，王篾匠和其他几个篾匠老头，天晴就在生产队的晒坝里，下雨天就在保管室里干篾匠活，似乎一年到头都有他们干不完的活儿。春耕播种时节，他们就用竹子破成篾条，做成犁田用的犁把、编挑土用的篮子等，夏天快打谷子时，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他们总是忙着编收割用的箩筐、筛子等，秋天他们也忙着编挑红薯用的篮子，冬天就给生产队的养猪养牛场编些背篋什么的……他们靠这篾匠手艺，在生产队挣得高工分养家糊口，不知让多少山里人羡慕。

土地承包到户后，由于篾匠属手工活，赶不起进度也偷不到懒，少了一匹篾条都完不了工，更是要慢工才能出细活，收入自然就低了。那些昔日在生产队里拿过高工分的篾匠们，都纷纷转行干别的活儿了，可王篾匠不知是找到了其他的活儿干，还是他天生就是爱上了这篾匠活儿，他一直默默地干着帮人编箩筐、背篋、竹篮、筛子等活儿，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需要篾制品，王篾匠的篾匠活儿却越做越精细，越做越红火。

听老一点的人说，王篾匠的篾匠手艺不是祖传，他似乎也没拜过师，而是无师自通，靠边做边摸索出来的。时间

长了，就练出了一身好手艺。不管谁家请他编箩筐，还是编背篋，他首先要挑选上好的竹子，再把竹子劈开，把它不同的部位做成各种不同的篾条……总的来说，整个过程包括砍、锯、切、剖、拉、撬、编、织、削、磨。王篾匠编出来的篾片粗细均匀，青白分明，他编出的箩筐就结实细密，两个箩筐也大小一致；他编的筛子，精巧漂亮，方圆端正……

凡村里村外请王篾匠去干活，不管人家编多编少、也不管人家给的价钱高低，王篾匠都一样认真，一样专心致志地做。每到一家他总是按主人的要求，用竹子编成圆筒的竹筛、编成尖尖的斗笠、编成鼓鼓的箩筐……反正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编什么。他在干活时，常有大人们陪他聊天，也有小孩找着他听故事，他不是开心地说话就是乐呵呵地笑着，从没停下手中的活计。王篾匠守着他的老本行，默默地编着人生，编着岁月，仿佛在阳光明媚时，我们也看到他在编；日影西斜了，我们仍看到他在编。于是，他编的那些竹器，那个细，那个滑，那个巧，真让人特别羡慕。

最让王篾匠拿手的活儿，也是让山里人因此而记住他的，就是他为山里人编的“娃娃背篋”。他在编这“娃娃背篋”时更是用心，编得十分精细，因为

这“娃娃背篋”是用来背才出生不久的小孩子，小孩子的皮肤嫩，所以要将篾条弄得光洁和圆滑，也要编得深浅恰当，以防小孩子在背篋里不小心倒了出来。而且也要尽量编得精美乖巧一些，那些年轻的妈妈背着刚出生的孩子回到娘家时，也更让娘家人看得格外高兴和欢心。由此，村里村外，十里八乡的好多人都是用王篾匠编的“娃娃背篋”背大的，就凭这也让山里人尊敬，也足以让他感到自豪。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在家的一些中老年人在生产生活中也不再肩挑背驮了，王篾匠的竹编手艺也变得清闲，似乎一年半载也没人来请他了。没人请的王篾匠就在家砍自家的竹子慢慢编点箩筐、背篋、竹篮、筛子什么，没事时就拿去今天送这家一个箩筐，明天送那家一个背篋。可他就是有一样编得十分精美也像箩筐似的篋子，却舍不得送人，有人问他编的是什么，编得这么精美乖巧，他总是笑笑，却不回答。

有一天，王篾匠在外打工的儿子带回一个外地姑娘，在他家为儿子大办结婚酒时，按当地风俗，要让操劳一生的父亲坐坐用箩筐做成的“轿子时”，王篾匠才从屋里拿出来那个像箩筐一样的东西，在乡亲们的欢呼中，儿子和儿媳让他坐在这“箩筐轿”里，抬他绕堂屋转上几圈，他开心地笑了。从此，就常有人上门来请他编箩筐轿，王篾匠总是量身定做，编得认真仔细，他所编的箩筐轿，里面你胖或瘦，也不大也不小，坐在里面既舒服又合身，谁都想在里面多坐一会呢！

岁月悠悠，王篾匠现在已经老了，听说他再也没收到徒弟，篾匠手艺在我的老家也似乎渐行渐远了。

